

漢魏  
上朝百三名家集選

卷之三

詩

賦

辭

論

序

記

傳

說

評

考

註

賈長沙集選

論

過秦論 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繙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而字  
校刪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常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而字<sub>校刪</sub>延敵九國之師逡巡  
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鎌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  
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敲朴<sub>改棰朴</sub>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鏹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  
而然而二字校刪陳涉甕牖繩枢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此下校增也字才能不  
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蹠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  
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轉而二字校乙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  
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也字校刪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鏕也適戍之衆  
非抗於九國之師也也字校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此下校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

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勁征校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

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始皇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啓啓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

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  
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僞  
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  
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  
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  
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政政校  
改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 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  
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  
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闢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  
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  
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三三字  
校刪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  
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始皇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  
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

開闢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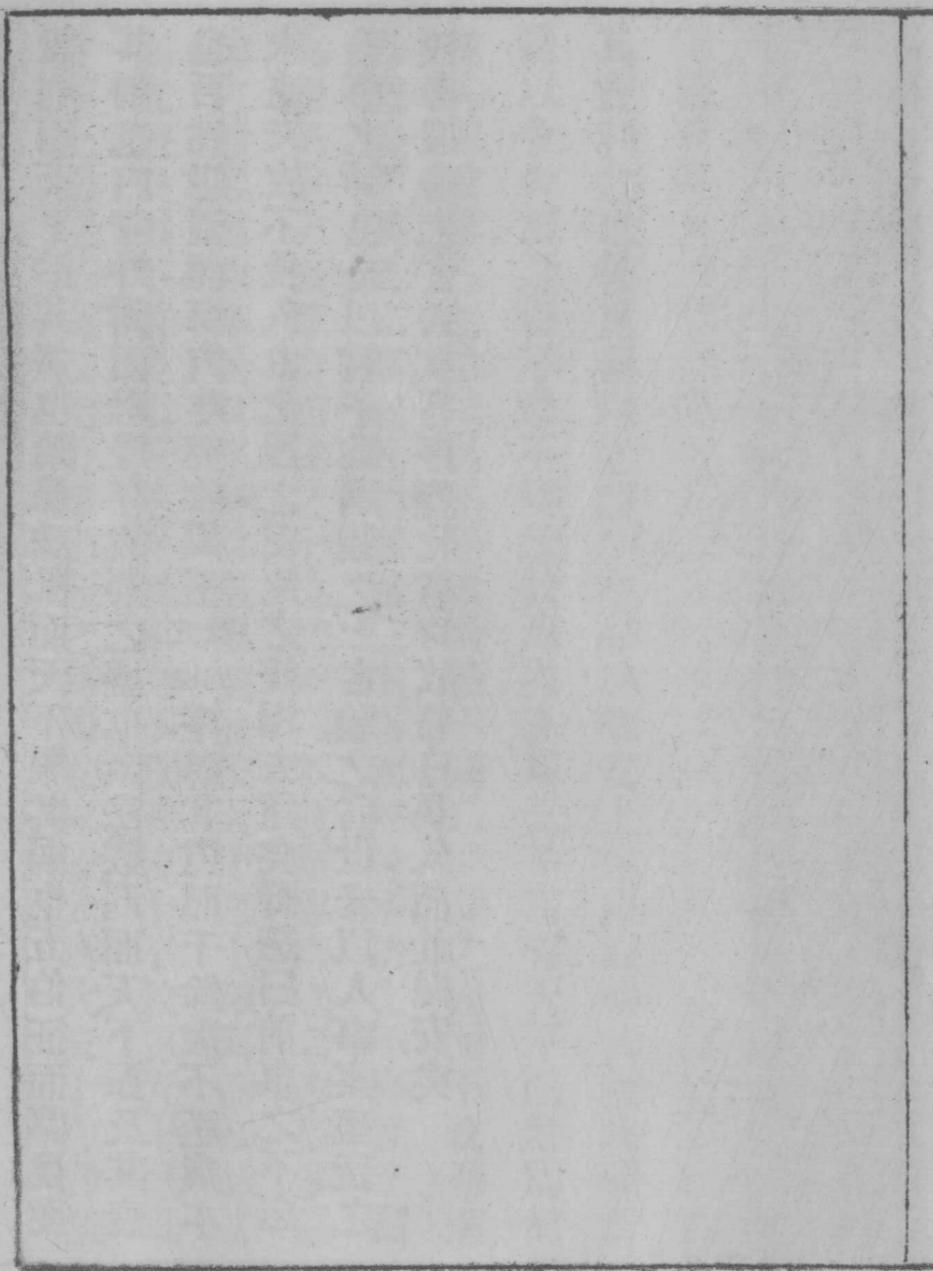
雖

雖字  
校刪

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

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始皇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

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王改五校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司馬文園集選

賦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鱗，鹿射麋脚，鱉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

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翊鬱隆崇峯崿。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聖雌黃白坱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琰玅玄厲硠石砥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茝若射干上二字  
校刪芎藭菖蒲江蘿蘡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荔薜莎青蘋其埤濕則生藏薹蒹葭東蘘彫胡蓮藕菰蘆葦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鼈瓊瑣鼈龍其北則有陰林巨巨校其樹楩柟柟櫟豫樟桂椒木蘭蘋離朱

楊櫞梨榦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玃猱鵠孔鸞騰遠射于其下  
則有白虎玄豹蠻蜒羆犴此下校增兒象野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  
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駿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  
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  
案節未舒卽凌狡獸蹙蛩蛩鱗距虛軼野馬轄駒騎乘遺風射游騏倏  
伸情剝雷動森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眡洞胸達掖絕乎心繫  
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翶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  
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斂受颯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  
被阿綉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綢紺徐委曲鬱橈谿谷紛紛霏  
霏揚葩成削飛襪垂髻扶輿倚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  
蕤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獵於蕙圃

鑿珊瑚而上乎金隄。掩翡翠射鶴鷗。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鵠。

雙鶴下玄鶴加

忘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鵠揚旌

旌校桺。張翠帷建羽

蓋。網璫瑁鉤紫貝。縱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

起犇揚會磊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

雲陽

上二字  
校乙

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

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猝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

右

此下校增也字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

論此下校堵也字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

顯侈靡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  
君之惡以上九字校刪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此下校增也字彰君之惡而而  
也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  
其胸中曾不帶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  
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焉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戲  
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而字校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帛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